

讀《韻鏡研究》

周 法 高

(一)

近讀李新魁《韻鏡研究》（《語言研究》新第一期，一九八一，一二五——一六六頁），覺得這是一篇很切實的文章，頗見功力，其要目如下：

- 一、《韻鏡》的韻數、韻目和韻序
- 二、《韻鏡》的內外轉與開合口
- 三、《韻鏡》與《廣韻》《集韻》的比較
- 四、《韻鏡》所據韻書及撰作年代

第二節對於韻鏡注“開”、“合”而外又注“開合”的現象有所解釋。《古逸叢書》覆刻永祿本《韻鏡》，注明“開合”各圖如下：

內轉第二開合：冬、鍾	《七音略》作：內轉第二輕中輕
外轉第三開合：江	：內轉第三重中重
內轉第四開合：支	：內轉第四重中輕（內重）
內轉第二開合：模、虞	：內轉第十二輕中輕

根據羅常培氏《釋重輕》（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一九三二年；重印於《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一九六三年八〇——八六頁）說：

《七音略》之“重”“輕”適與《韻鏡》之“開”“合”相當，殆無疑義。不過對於《韻鏡》注的“開合”和《七音略》注的“中輕”“中重”“內重”等的涵義還弄不清楚。《韻鏡研究》一三〇——一三一頁說：

有些顯然是《韻鏡》所更動的，如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二諸圖注爲“開合”，這種注法顯然不是韻圖原來就有的。我們知道，韻圖分圖立等的基本原則是：“開合不同則分圖，洪細有別則列等”，除後來的韻圖（如《切韻指南》）以江韻開合同列一圖之外，韻圖一般的通例是開合口互分，不相屬雜，無一圖可兼開合者。故《韻鏡》這“開合”的注文當爲後人所改、所加。而這種注文斷然不會是偶誤；因爲每個圖一般只注一字，不是“開”，便是“合”，斷不至於將一字誤爲兩字。然則這個“開合”之注究爲何人所爲呢？這確是難於窮究的問題。不過《韻鏡》卷末日本人宣賢的跋語却提供了一條線索。宣賢說：“《韻鏡》之

書，行於本邦久而未有刊者，故轉寫之譌，烏而焉，焉而馬，覽者多困彼此不一。泉南宗仲論師偶訂諸本，善不善者，且從且改。因命工鏤板，期其歸一，以便覽者”。據此，則“泉南宗仲論”曾對《韻鏡》加過一番訂改工夫。這“開合”之注很可能和他有關係。何以見得？宗仲論之前冠以“泉南”二字，它顯然是一地名，可能就是中國福建之南部泉州。此泉州人宗仲論可能為明代旅日之僧徒（宣賢稱之為“師”）。查宣賢題跋之板本刊於享祿戊子年間（明世宗嘉靖七年），在此之前已有許多中國僧人奉使赴日，對漢族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日人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說：“明朝派為使臣來日之僧侶，多為學德著名之高僧”。（陳捷譯本卷下298頁）而居留日本之僧人也多福建人，如寬永朝便建有為來自福建的僧人作居停的“漳州寺”和“福州寺”，泉南宗仲論可能就是嘉靖年間赴日之福建僧人。這位先生的鄉音恰好與《韻鏡》開合口之注相吻合。如第二轉《韻鏡》注作“開合”，此圖之字在閩南泉州音中恰好有〔aŋ〕和〔uŋ〕兩讀，如攻、封、逢、奉、供、從、頌等字念〔uŋ〕，而冬、佟、鬆、重、共、綜等字念〔aŋ〕，又可念〔uŋ〕（念〔uŋ〕者為讀書音，念〔aŋ〕者為說話音），因此，很可能是這位先生從自己的鄉音出發，把本圖注為“開合”，即指明“可開可合”的意思。又如第四圖支紙諸韻的開口字，在閩南音中也有一些可念為合口的，如跛、被、鉞、卑、皮、糜、岐、髮、紙等，都帶有〔u-〕介音，所以宗氏也改為“開合”表示可以兩讀。再如第十二圖模虞諸韻，在閩南音中絕大多數念為開口的〔ou〕，如鋪、都、奴、孤、枯、古、租、烏、胡、苦、五、普、祖等字都是；另一部分字則念為合口的〔u〕，如撫、武、主、羽、乳、聚、護、屢等；有些則是〔ou〕和〔u〕兩讀，所以本圖也可標作“開合”。至於外轉第三圖江韻也標作“開合”，那問題更為明顯。蓋宋時此韻已起變化，一部分字念為開口，一部分字念為合口，所以《切韻指掌圖》把江韻字列入陽韻合口圖內；《四聲等子》則以牙唇喉音諸字入宕攝開口圖，以舌、齒音諸字入宕攝合口圖。《切韻指南》雖自成一圖，但圖內也分開合，分法與《四聲等子》相同。所以江韻之作“開合”，各韻圖實已先有，殆假手於宗仲論而增改罷了。至如第二十七圖歌、哿、箇諸韻作合口，與《七音略》不同，此“合口”之注也當為宗仲論所改，蓋此數韻字在閩南音中多念為合口，如歌、拖、珂、珂、娑、羅等字都帶有合口〔u-〕介音，念為〔ua〕。宗師的鄉音既與《韻鏡》所改者如此巧合，而宗師又參予本書的訂改工作，則此開合口的改作，與宗仲論有關，是很有可能的。

李文對於《韻鏡》的韻圖中注“開合”的現象，用閩南泉州方言來解釋，說是由於明代“泉南宗仲論師”受了自己方言的影響而加注的，並不是《韻鏡》的原本如此；可以說李氏是發前人所未發、研究有得之言。可是他把這個和尚稱作“宗仲論”，認為“師”字是對和尚的尊稱，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因為“論師”這個詞語才是“宗仲”的尊稱。至於他認為“泉南”二字顯然是一地名，可能就是中國福建之南部泉州，却是正確的。

根據《望月佛教大辭典》（望月信亨原著，鈴木大拙、塚本善隆增訂編輯，昭和三

十三年，一九五八）五〇八五頁“論師”條說：

論師：梵語作abhidharmika，又稱阿毘曇師，即所謂通論藏、善論議之人。……古來法救、妙音、世友、覺天四師稱婆沙會之四大論師，又大乘家稱馬鳴、龍樹、提婆、童受四師爲四日論師，護法等十師爲唯識十大論師。

《大唐西域記》卷三“咀義始羅國”節說：

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

卷十二“羯盤陁國”節說：

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爲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

此“論師”二字所本。在《韻鏡》中只是用來作爲和尚的尊稱而已。不過這也不怪李氏，因爲在《大漢和辭典》（原版）和《中文大辭典》“論”字下，我都沒有找到“論師”這一條，怪難李氏要誤解了。

近來在《漢學研究通訊》第三卷第一期（總號第九期，一九八四年一月）看到張賢豹《第十六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評介》一文中評介到我的論文《論韻鏡圖表的結構》說：

《韻鏡》這部韻圖大大值得重視。一般以爲《韻鏡》所反映的音韻系統就是整個《切韻》系統，把兩者之間劃上一個等號，固然簡化了研究工作，但却把若干重要事實抹煞了。韻圖中有開口轉、有合口轉、又有開合同圖，迄無合理的解釋，這是源於今本《韻鏡》（張麟之序、宣賢跋本）的製作及刊布未明。《韻鏡》曾由“泉南僧宗仲論”加以修訂。泉南疑即今福建南部泉州一帶，韻鏡所分開合多半可與閩南方言相印證（參李新魁：《韻鏡研究》，一九八一，《語言研究》第一期，以及《韻鏡校正》，一九八二，中華書局）。這也許表示《韻鏡》的製作及刊布有地方的背景。《切韻》和《韻鏡》並不相等。（頁十二）

按張文恐怕有點誤解李文，因爲李文只認爲《韻鏡》加注“開合”是受了明代“泉南宗仲論師”的泉州方言的影響，而張文却認爲“這也許表示《韻鏡》的製作及刊布有地方的背景”，似乎不合李文的原意。

（二）

李新魁說：

《韻鏡》的撰作年代，過去存在兩種意見，一是認爲作於宋代，一是認爲作於唐朝。趙蔭棠《等韻源流》傾向於宋朝說，但持論兩可；日本學者大矢透及我國學者羅常培、葛毅卿則主張作於唐朝。我們通過對《韻鏡》的全面研究，認爲它應作於宋代。（前引文頁一五七）

羅常培師《〈通志·七音略〉研究》（《史語所集刊》第五本第四分，一九三五，五二一——五三五頁；重印於《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一〇四——一一六頁）說：

《七音略》所據之《七音韻鑑》與《韻鏡》同出一源，其著者爲誰，鄭樵、張麟

之輩已謂“其來也遠，不可得指名其人”。《宋史·藝文志》有釋元沖《五音韻鏡》，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有宋崔敦詩《韻鑑》及宋吳恭《七音韻鏡》等，其書是否與鄭、張所據為同系，亦以散佚已久，無從考核。日人大矢透據藤原佐世《日本現在書目》所錄《切韻圖》及釋安然《悉曇章》所引《韻詮》，謂《韻鏡》之原型夙成於隋代。其比附《韻詮》，雖未盡協，然效法《悉曇章》之韻圖，自《切韻》成書後即當繼之以生，而非創自宋人，則固不容否認也。（五二一——二頁，論文集一〇四頁）

葛毅卿《韻鏡音所代表的時間和區域》（《學術月刊》一九五七年八月號）一文未見，但從李文可以看出一個大概了。李文說：

主張作於唐代，除了語音上有一些根據之外，羅、葛兩位主要是從《韻鏡》名稱的“避諱”上來立論。因為張麟之的《韻鏡》序下有注云：“舊以翼祖諱敬，故為《韻鑑》，今遷祧廟，復從本名。”羅、葛兩先生據此便認為《韻鏡》當作於宋代之前。羅先生說：“張麟之《韻鏡》序作題下注云：‘舊以翼祖諱敬，故為《韻鑑》，今遷祧廟，復從本名’。案翼祖為宋太祖追封其祖之尊號，如《韻鏡》作於宋人，則宜自始避諱，何須復從本名，倘有本名，必當出於前代”。葛先生也說：“‘翼祖’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祖父，在宋朝開國之初就要避諱。如《韻鏡》作於宋時，那末，這書就應直接了當地取名《韻鑑》；不會取名《韻鏡》之後再來一個避諱，這樣做是不合理的。《韻鏡》原名不避趙匡胤祖父的諱，可知這書應寫於宋朝以前”。羅、葛兩先生從“避諱”上來推斷《韻鏡》應寫於宋朝之前，在邏輯推理上是說得通的。但是，如果進一步仔細查考序下這個注文，便可以發現一些問題。我們認為這個注文是可疑的，未必出自張麟之手。這是因為：

甲、除翼祖諱是在宋紹興三十二年（公元一一六二年），張麟之《韻鏡》序時是在紹興三十一年七月。除諱恰好在作序之後一年，張作序時尚未除諱，作第二篇序時（宋嘉泰三年二月，公元一二〇三年）才除諱，但在第一篇序中，他已把書名寫作《指微韻鏡》，這個鏡字應當是後來才改的（因為未除諱前稱作《韻鑑》，改字者決不是張氏自己，因為書前所學各門例與第一篇序同時所作（張氏“序”中說：“因撰字母括要圖，復解數例，以為沿流求源者之端……”），序中的“鏡”字改為“鑑”，而門例中仍用《韻鑑》一名，不改為鏡，若係張氏自改，當序與門例俱改，不致疏略如此。改者既非張氏本人，序下注者又安知不是別人。

乙、卷首序中“指微韻鏡一編”句下注云：“微字避聖祖名上一字”：查“聖祖”為宋太祖趙匡胤之始祖，宋時避“聖祖諱”只避“玄朗”（聖祖名）二字及與此二字讀音相涉的字，如懸、縣、駮、玗、縣、頰、佐、均、羿、汙、訇、眩、眩、閔、謚、虻、狗、玄、玗、玗、狼、崑、棚、寔、艮、恒、浪、眼、煇、裨、眼、瞞、膈、假、狼、篋、閔、浪、垠（見《禮部韻略》卷首淳熙重修文書式），未曾有避微字。此注不確。這樣，本書的注文是否可靠仍有問題。“指微韻鏡”四字，鏡字確屬避諱，倒不加注，微字非避聖祖諱，反加注文。注者非真知名諱避

改之人，於此可見。丙、注文設使是張氏自己所加，但是否精確可靠，仍難擔保。若按照葛毅卿先生所說，《韻鏡》作於七五〇至八〇五年之間，避翼祖諱也始自宋初，成書離張麟之作序時已逾四、五百年，此書設有“本名”，不稱也達二、三百年之久，張氏自己說：“自是研究，今五十載，竟莫知原於誰”。時代既然經歷這麼久遠，而且經過五十年的研究還不知“原於誰”，這樣，是否可以保證序者確知其原名為《韻鏡》而不是《韻鑑》呢？我看不能。宋時避翼祖諱是事實，但歷史上因誤認避諱而鬧出錯事也不是沒有的（陳垣《史諱舉例》一書列舉了許多在避諱問題上的謬誤，如“非避諱而以爲避諱例”、“已避諱而以爲未避例”、“以爲避諱而回改致誤例”等）。因此，結合上述兩點來考察，這個序下的注文不一定完全可靠。有可能此書本來的名稱就叫做《韻鑑》，由於後代除翼祖諱，一些人出於“想當然”的想法，又因年代久遠，未辨非是，便把《韻鑑》也改爲《韻鏡》，反說《韻鑑》不是本名。序下注者是不是這種自作聰明的人，很值得懷疑。因此，根據避諱之說來推斷《韻鏡》當作於宋代之前，有相當的危險。最可靠的做法，還是應從韻圖本身分韻、列字的特點來考察。（頁一五七～一五八）

按李氏《韻鏡校證》（一九八二年四月出版）說：

翼祖爲宋太祖趙匡胤之祖父，名敬。宋時對敬字以及與敬同音之字均避諱，鏡字與敬同音，故亦在避諱之列。除翼祖諱乃在紹興年間。《宋史》卷一〇八《禮志》云：“紹興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除翼祖諱爲紹興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一六二年。張麟之作此序時在嘉泰三年，即公元一二〇一年，時除諱已近四十年，所以說“復從本名”。（頁一一八——九）

李文說“張麟之《韻鏡》序時是在紹興三十一年七月。除諱恰好在作序之後一年，張作序時尚未除諱……他已把書名寫作《指微韻鏡》，這個鏡字應當是後來才改的，……改字者決不是張氏自己……改者既非張氏本人序下注者又安知不是別人”。按這話未免太武斷了，序下的注既然合乎歷史事實，定有所本，不能因此而懷疑《韻鏡》之名出於誤改。至於張氏在紹興三十一年所作的序中提到《指微韻鏡》，當時可能作“鑑”，而在第二年除翼祖諱後改“鑑”爲“鏡”，這也是很近情理的事。序中注云：“微字避聖祖名上一字”，李氏說“微字非避聖祖諱，反加注文”也是出於誤解。黃耀堃《讀韻鏡校證小記》說：

“校證”說：“案宋時避所謂聖祖名，乃避玄、朗二字及與此二字讀音有關之字，……未見有避微字者”，竊以爲這裏“校證”弄錯了，要是“微”是諱字，就不可能出現在這裏，因此這是以“微”代替諱字。而“玄、朗”二字，“玄”與“微”意最相近，因此《指微韻鏡》本或作《指玄韻鏡》也說不定。（《中國語文研究》第五期，一九八四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頁七四）

按黃說頗有道理，可從。由此看來，序中的小注連李氏都看不懂，可見其真是張麟之所注，不是後來誤增的。此外還有序中“若按字求音，如鏡映物”，“鏡”字也是後來追

改的。至於李氏所謂‘序中的“鏡”字改爲“鑑”，而門例中仍用《韻鑑》一名，不改爲鏡，若係張氏自改，當序與門例俱改，不致疏略如此’，係指“歸字例”中所謂“雖《韻鑑》中有洪而無紅”而言。可能是由於一時疏忽而改之未盡的關係。

李氏說：“最可靠的做法，還是應從韻圖本身分韻、列字的特點來考察”。（見前引文之末）接著從一五八頁到一六四頁，提出他的看法：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傾向於作出《韻鏡》據《景德韻略》而作的判斷。這種判斷由於《景德韻略》已經亡佚而無法得到直接的、徹底的證實，但它表現了相當大的可能性。（頁一六四）

如果《韻鏡》作於景祐之後，當不再依據《景德韻略》。它既據《景德韻略》，就當然作於景祐四年之前，也即是作於公元一〇三七年之前。據此，我們推斷《韻鏡》可能作於一〇〇七年至一〇三七年這三十年之間。（頁一六五）

李氏所說，雖無確證，但也不失爲一種可能的假定。可是他的說法雖然可以駁葛毅卿所說“《韻鏡》作於七五〇至八〇五年之間”，但不能駁羅常培師“《韻鏡》之原型……效法悉曇章之韻圖，自切韻成書後即當繼之以生，而非創自宋人”的說法，因為《韻鏡》的原型並不等於《韻鏡》本身。張麟之第一序中小注的說法如能成立，可證明《韻鏡》確實源自唐代。而我在上文已經說明李氏對張氏第一序中的小注沒有看懂而發生了誤解，因此連帶懷疑第二個小注的真實性，實在無此必要。

至於等韻圖的構成是受了唐代佛教的《悉曇章》的影響，羅常培師在《釋內外轉》第五節《附釋轉字義》中說。

至於以聲經韻緯，縱橫成叶之圖爲一轉者，則源出梵音之《悉曇章》。日本入唐求法僧空海所撰《悉曇字母並釋義》……《七音略》及《韻鏡》之四十三轉圖，當即模仿《悉曇》型式而歸納《切韻》音類以演成者。其所謂“轉”，固應指唱誦言也。（《史語所集刊》第四本第二分，二二五——二二六頁，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一〇〇——一〇一頁）

可見羅師的說法並沒有錯。